



海风吹拂

网红海的早晨

□李广芹

天还没亮,大地已经醒来。随着东方一抹鱼肚白的出现,夜空有了一丝光亮。未见太阳,先见到她的光晕。光晕渐渐扩散,黑夜渐渐退去。不经意间,一只火球像在捉迷藏的顽皮孩子,从隐身处突然探出脑袋,瞬间跳出海平面,搅红了她身边的海水,打破了海的宁静。她先是露出弯弯的红眉毛,继而是那红彤彤、圆嘟嘟的小脸,像个初生的婴儿,散发出温和的光,那么柔,那么弱,那么惹人怜爱,让人有种揽她入怀的冲动。然而,她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,把她周围灰黑色的大片云朵穿上了五彩霓衣,整个天空立马变得光亮起来。

此刻,大海也从梦中醒来,慢慢地睁开她的大眼睛。太阳看到大海醒了,兴奋得涨红了脸,毫不吝啬地为大海送上一条用软黄金线绣制的丝巾,大海温柔地抓住一角,微微地抖动了一下,丝巾瞬间掠过脸庞,披在了肩上。巡逻了一夜的海风,嫉妒地发狂,连忙赶来,想摸一摸这件绝世珍藏。她妖娆地旋转着娇柔的身子,海面立即涌起了层层细浪,那丝巾一漾一漾的,散发出黄澄澄、金灿灿的柔和光芒,红黄相映,美醉了整个海面。

勤劳勇敢的海燕,早已开始了晨练,在天高海阔间像箭一样穿行,扑腾着翅膀,一会儿高飞,一会儿低旋,突然一个俯身扑向海面,迅速叼起一只小鱼扭头直冲云霄。

矫健的海鸥也在忙碌着,它们自由自在地穿过绚丽的朝霞,时而展翅飞翔,时而欢快地歌唱,黎明的海洋欢腾了起来。

胆小的海鸭,它们不敢像海燕和海鸥那样飞翔在大海的上空,喜欢栖息在大海的身边,在海的臂弯中享受广阔与宁静。它们浮在水面上,眨巴着眼睛,不时地扭头张望,突然,一个猛子扎进水里,在海面上留下了圈圈涟漪。

优雅白鹭,昂首挺胸,在浅滩静静地站立,似一位凌波仙子,远眺遐想。

一只离群的孤雁盘旋在海面上,她不因孤单渺小而畏惧大海的宽广辽阔,她鸣叫着展翅翱翔,以薄弱的身躯搏击在变幻莫测的大海之上,她知道无风三尺浪的大海,随时会有狂风暴雨,但她充满了信心,充满了力量,她要在海天一色间高歌生命的礼赞!

海水紧贴着黄泥滩,随着“哗哗”的涨潮声,一波一波向前涌,后浪推前浪,推来了形态各异的泡沫,海水轻轻拍打着黄泥滩,发出阵阵声响,一朵浪花像顽皮淘气的孩子,你追我赶,欢乐的笑声响彻海域。

站在栈桥上,极目远眺,海天一色处,烟波浩渺中,开山岛朦胧的身影,若隐若现,出海的渔船劈风斩浪,正在返航。

来吧,朋友,来看网红海!

边走边想

大美新疆 圆梦之旅

□王成凤

机翼掠过云层时,我轻轻擦拭老花镜片。舷窗外,天山雪峰如银龙蜿蜒,阳光在机翼上折射出七彩光晕。女儿递来温热的红枣茶,我捧着纸杯的手微微颤抖——这杯茶的温度,竟与六十年前教室讲台上那杯润喉茶如此相似。那时我指着碧野先生的《天山景物记》,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想象中的雪莲,而此刻,我与真正的天山之间,仅隔着一层舷窗的玻璃。

乌鲁木齐的晨风裹挟着孜然香气扑面而来。新疆大学校门前,外孙女身着硕士服飞奔而来,袍角翻飞如白鸽振翅。我颤巍巍抚过她胸前的校徽,青铜浮雕的校名在掌纹间发烫。快门按下的刹那,教学楼的倒影恰好落在银发间——这是时光对两个读书人的温柔馈赠。

国际大巴扎的艾德莱斯绸在风中摇曳,仿佛维吾尔姑娘跳起了十二木卡姆。我驻足在烤馕坑前,看面团在匠人手中绽放成莲花,突然忆起中学音乐课上教唱的《边疆处处赛江南》。当年跟着脚踏风琴的节拍,少男少女们把“天山脚下牛羊壮”唱得震天响,此刻真正站在镶满琉璃的拱门下,那些音符竟化作金黄的馕屑,簌簌落在记忆的褶皱里。

导游阿平驾驶越野车驶出城区时,夕阳正把博格达峰染成玛瑙色。这位哈萨克族小伙哼着《黑走马》,方向盘在他手中成了冬不拉的琴颈。当车载音响飘出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,女儿忽然轻呼:“妈,您睫毛上落了雪!”我这才惊觉,不是落雪,是一个甲子的期盼终于化成了喜悦的泪。

赛里木湖的蓝是种会流动的语言。晨雾初散时,它像打翻的靛青颜料在宣纸上晕染;正午艳阳下,又变成波斯商人驼队里的蓝宝石。我在木栈道上缓行,湖水漫过卵石私语,与数十年前课堂上讲解《岳阳楼记》的诵读声奇妙共鸣。外孙女捡起一片云母石掷向湖心,涟漪荡开的刹那,我仿佛看见大西洋的泪珠正渗入亚洲腹地。

那拉提的牧草懂得谱曲。每当山风掠过草甸,深浅不一的绿浪便奏响七重奏:新草是清脆的短笛,针茅是低吟的大提琴,苜蓿花则是跳跃的三角铁。我们换上艾德莱斯绸衣裙,无人机盘旋升空时,我展开双臂,任山风灌满衣袖。女儿举着相机喊:“妈,跑起来!”七十九岁的我突然成了追风的哈萨克少女。

天山的独库公路是大地裂开的诗行。当越野车盘旋至哈希勒根达坂,六月飞雪扑打车窗,我隔着玻璃触摸冰川,突然理解为何哈萨克人称雪山为“白色的父亲”。转过某个弯道,盛夏毫无预兆地撞进眼帘:巩乃斯河畔的野郁金香开得肆意,恍若诸神打翻调色盘。阿平停车采来雪莲,花蕊里还凝着冰晶,恰似我珍藏了半个世纪的《天山景物记》扉页上,那个用红墨水画的歪斜五角星。

在禾木木屋醒来的清晨,晨雾正给白桦林披上纱。牛铃叮当声中,我握着木勺搅动奶茶,望着外孙女与图瓦孩童追逐嬉戏。她脚上的运动鞋沾满草屑,这场景多像当年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,在我批改作业时偷偷在教案本上画小花。

返程航班穿越云层时,我翻开写满批注的旧课本。碧野先生笔下的天山正安静躺在舷窗下,那些曾让我夜不能寐的描写,此刻都成了可以触摸的掌纹。女儿忽然指着云海:“看!多像那拉提的羊群。”我们都笑了,这笑容里藏着赛里木湖的波纹,那拉提的草浪,还有乌鲁木齐大巴扎的烟火气。

舷窗渐渐结起霜花,我摩挲着与外孙女的合影。照片里,她硕士服的流苏和我旗袍的盘扣,在新疆大学的梧桐影里交织成奇异图腾。机舱灯光暗下的瞬间,我听见年轻时的自己正在教室里朗读:“如果你愿意,我陪你进天山去看一看……”

后记:归家后整理行囊,发现一片那拉提的草叶夹在笔记本里。把它放进曾用来装点优秀教师奖项的檀木盒时,忽然想起《天山景物记》的结尾:“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,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弦音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。”

风情写真

徜徉在海边小村落,时光变得缓慢而温柔,柔得如漫山遍野的青绿,绵延不绝。

山水总相逢

□张子留

风暖暖的,柔柔的,吹得浅紫的槐花轻歌曼舞,在高大长垂的树枝上慢慢地摇着风铃,摇得让人想起旧时光,想起周围长满槐树的老宅,和生活在老宅里的亲人。

在十里南风草木香的时节,想起远方的山水,于是跟着黑马去雁荡山、温岭徒步,去与山水共清欢,看岁月暗生香。

经过一天的堵堵行行,晚上才到达浙江乐清,次日便开始辛苦并快乐的旅程。从双龙谷到羊角洞,全程约13.5公里。

从峡谷往上行,起步没多远便开始山山水水的跋涉。或宽或窄或长或短的瀑布从嶙峋的巨石间冲天而下,如万马奔腾,如虎啸龙吟。在悬崖峭壁间拉着链子,踩着蹬子,互相扶持着循着水声一步一脚印地行走。遇石攀援,遇水蹚水,有人不知由上而下的水冲劲之大,嬉戏间被水冲下瞬间变了脸色,幸好有惊无险,笑着从水中爬起继续前行。

山一程,水一程,沿途不知名的野花野草送来阵阵似有还无的清香。有打着小卷的绿草,像小蜗牛的背,慢慢地生长,展开小卷便长成叶,漫布于山野,于石间,于树下。有的石头上铺满青苔,细细密密地绵延,如绿珍珠织就的丝毯。有的石缝里长着大大小小的像松针的树,从两个枝丫的小苗到参天大树好像隔了不久的时间,一层一层向上托伸着,有点像欧洲的官灯,上展的长穗是灯柱,下垂的松针是流苏。有一树一树的小白花,一串一串的,团团草茸,清幽淡雅得令人不由自主地心动。有各色的小野菊,淡紫的,微黄的,玫红的……肆意盛开,漫不经心地美丽。

走一程,歇一程,兜兜转转间就到了山顶。看看越过的潭渊,湛蓝湛蓝的,像一汪天池,宛如翡翠,掩映在蓝天白云与重峦叠嶂中,静谧而深邃。沿着山脊线,攀登、休憩、回望、缓行,如此往复,便到了羊角洞。不知羊角洞因何得名,远望如石头垒成的宫殿,近观有羊角一洞、二洞直至七洞。

看一程,叹一程,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精妙无穷。离羊角洞不远处,矗立着一块巨石,被褐怀玉,好似女娲补天掉落人间,遗世独立于高山之巅。这块巨石吸收日月之精华,汇聚天地之气运,不知会不会再孕育出一个石猴或一块通灵宝玉来惊天动地?也许只有这块开天辟地以来的灵石才能诠释什么是“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。日月盈昃,辰宿列张”。

第三天,环线温岭水桶岙,行程相对轻松。坐在海边的礁石上,看海浪翻涌,一浪一浪拍向石岸,激起千层浪花,恰似“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”。经过海浪冲刷过的石头,有着大大小小的孔穴,每一个孔穴都像在和着浪涛吟唱,在吟唱中诉说着从古至今的潮起潮落。赤脚踩在柔柔的金沙滩上,看动如脱兔的孩童或用力挖沙堆垒城堡或浮于水随浪滚动,最美好的生命是生动活泼的,奔腾不息的,在这里遇见的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用心珍藏。

海边的小箬村,七彩斑斓,停泊在海港的渔船好像随时准备扬帆起航。碧澄澄的天,咸湿湿的风,红艳艳的三角梅,白蒙蒙的夹竹桃,绿莹莹的扶芳藤……徜徉在海边小村落,时光变得缓慢而温柔,柔得如漫山遍野的青绿,绵延不绝。

四天的旅途如同浅表的人生,一边辛苦,一边享受;一边惊喜,一边遗憾;一边遇见,一边再见。山水总相逢,来日皆可期;于道各努力,千里自同风。